

14

繁華世界革新號

●明日出版

宣傳已久之繁華世界革新號，已定明日出版，內容煥然一新，有嘸嘸室主之長短篇「形形色色」小頭皮之頑童日記糊塗蟲之我的趣史及陸子章梅壽水等佳作，可見內容豐富之一斑，愛讀諸君必以先睹為快也。

糊裏糊塗

(驚七生)

▲老頭子死得糊裏糊塗
做生在十五歲的辰光，就喜歡看小報，所以也可以算小報迷之一，但是資格淺薄，如何能夠做稿子呢？就是登了出來，也要給諸位閱報的朋友，暗暗地譏笑呢，但是果六先生寫信來，要敝生做些稿子，敝生倘若不做，豈不是辜負了果六先生的誠意嗎？所以只得老面皮、硬硬頭皮的獻一獻吧，倘若有不周到之處，還要請諸君原諒才是哩。

閒話少說，話歸正傳，敝生在十歲時，有一所臨時公館，這個臨時公館，是一個隱而隱的，因為這個隱而隱，年紀雖然已近百分之六十四，但是他的色慾却仍舊是很旺，所以就在新橋某某里，娶了一個烟花中的女子做姨太太，因為家裏的隱而隱，被這個老太婆知道了，於是就惡狠狠地跑到那裏，恰巧老頭子這時正在窩心的時候，所以也不知道，這個老太婆就三腳兩步的跑到牀前，揭起了帳子，哈哈，一對模模兒，一絲不掛的就露在眼前了，這個老太婆，走上去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是一記耳光，老頭兒正要分辯，第二掌又飛了過來，打得老頭子連話都說不出，唉，可憐，老頭兒因為路上受風，過了不多幾時，就糊裏糊塗的一命嗚呼了，老太婆哭得是哭得，但是沒法，忽然他（老太婆）想起那位姨太太來了，就跑到這所臨時公館裏，一把頭髮，拖到家裏，毒打一頓，再趕出門去，這個老太婆就將那臨時公館回絕了，走到家中，將老頭子成殮，過了一年多，這個老太婆因為氣悶過甚，有了毛裏格病了，不多幾時，也就一三三了，唉，一家人弄得如此下場，這豈不是糊裏糊塗的害處嗎？

歸術

(生花皮魚)

▲又來一個奇奇的騙術
敝人前天正閒着沒事，忽然有一個朋友來相訪，約敝人出去做馬路巡邏司，敝人一想，橫豎在家裏很悶，就答應他了，二人走到一家烟紙店門口，看見店門邊圍着一大堆人

騷來

(終離主人)

▲車夫討便宜
罵異性騷來，不吃耳光，至少也得吃幾句殺手刀，不謂竟有一挽黃包車者，非惟罵異性騷，且連續不絕，連罵不已，而對方也無如之何，斯亦奇已，故不可不記。

昨天敝主人路過午浦路，忽見一翻司大英的妙齡女郎，正在叫一部黃包車，那女郎道：大馬路幾號，那車夫同說二角半，女郎道：一角半去不去，不謂那車夫是個小滑頭，聽說一角半，他就裝出賊忒嘻嘻的樣子來，嘴裏說：騷來……騷來……（少來諸君）啊，啊，騷來……

那女郎也只好置之不聞，紅紅着粉臉，苦了二只玉趾了，待女郎去遠了，那個車夫還對我笑笑，好像自鳴得意一般，我也禁不住好笑了起來，哈哈。

、走上去一看，原來是買香煙，鄙人道：買香煙有什麼好看，我那朋友道：慢慢點有黑幕來了，敝人一聽，說有黑幕，就很起勁的看，只見有幾個得着一元、五角、不等的彩，有幾個得着一二根香煙的也有，我那朋友忽的對我道：走吧走吧，就此離開了那烟紙店，走不到幾步，我那朋友又道：你道那些買烟的，真的得着彩嗎，敝人道自然是真

遇艷失艷記

(上) (虫身術)

記得五月九日的那天，敝虫同行老友新牌小抖亂，各人帶了一只快鏡，搭滬寧頭班火車，到嘉定南翔等處，參加市民大會，乘便想拍幾張風景，或着彈的曲線美，說也慚愧，

喂，女士小傳

(青島)

女士王嬌姊妹，蘇小鄉親，肥離近於玉環，美却逾乎飛燕，婀娜輕盈，憨態可掬，吾人試涉足於烏托世界四樓，恆見有短髮蓬鬆，宛如黎家小妹者即女士也，（按四樓昔有兩短髮今則獨存女士）女士初非名喂喂，以其和易可親，逗客品若，不好作客套便詞，輒以喂喂呼客，生張熟魏，均蒙此嘉號焉，或詢之曰：妻之在欄人中欲呼其夫也，羞於其稱，乃以喂喂作代辭焉，女士以喂喂呼人，豈亦作斯解耶，女士排然曰：惡，是何言，客休讕矣，夫場場遊戲，客自如如，其連袂齊來，老少咸集，周旋其間，目不暇給，若稍稍失其當，或將授人笑柄，儼惟能不分階級，此也喂喂，彼亦喂喂，一視同仁，亦所以使雅俗共賞也，問者無以難，於是羣衆遂尊之曰：喂女士，芳名轉不彰焉，善伺人意，客樂就之，額外所得（額外茶資外之小賬也）幸勿誤會，超於情誼，家雖清寒，所入既豐，則亦革履服，儼然一時髦女郎矣，牡丹綠葉，益增嬌媚，而其紅淡生涯，（若時例須開紅淡也）更蒸蒸日上，喂，嬌娘，（嬌娘也浪聲浪也）繞耳不懷，然雖好殷勤，性殊落落，客或從而談天說地者，從不作小家兒女態，更無浪慢容，是不啻清風中，一朵青蓮也，焦東菊儒生，情場坎珂人也，久如蜚蜚，綠紅紅，遇喂女士，忽如死灰，日躋國於烏托，藉消塊壘，喂，亦曾眼頻加，此中或有姻緣在焉，而猶儒生自謂，與喂女士之友誼，惟無越軌行耳，然此乃屬三數月前之陳迹耳，適者菊儒生貴矣，膺新都某部之科長職矣，公而忘私，久不履履，惟其致書友好，輒囑代候，然我輩大忙人，何時能作穿花蝶耶，偶值喂女士，亦復以菊儒生近狀見詢，此誠一對大拉拉也，然亦覺頗煩友輩矣，予作喂女士傳，而言及菊儒生，所以配有人能成眷屬耳，蓋喂女士一女神，饒有大家風，菊儒生竟過客，放出革命眼光，當無階級思想也，倘不別生阻礙，則好夢不難圓也。

打倒雌老虎

自從我們國民革命軍到了上海以後，那「打倒」二個字，就變了很時式的新名詞了，打倒帝國主義，打倒軍閥，打倒資本家，打倒騎牆派，打倒帝國主義，走狗啊，我們時常能聽得的見，最可笑的滬西某校，最近這「打倒」兩個字，也大變而特變起來，你道他們（指學生）打倒點什麼，現在我把自已聽見的寫在下面，什麼打倒S.P.咧，打倒老面皮咧，打倒馬屁鬼咧，打倒……一時也記不請了，前天如是票房假座西藏路寧波同鄉會舉行一週紀念大會，記者承知友姚君給我好幾張券，一到吃過午飯，我便興匆匆的到了寧波同鄉會，不過記者對於戲劇是門外漢，所以他們彩排得如何，不敢妄贊一字，後來演「獅吼記」了，唐素君扮的陳季常，演來活像一怕老婆，如此小生人才，不可多得，而陳季常之妻的柳氏尤甚，描摹點切，演至季常與柳氏背時，一則驚若寒蟬，一則大聲嘶吼，尤其來的有聲有色，忽的四座均大呼打倒雌老虎……打倒雌老虎不置，可知戲劇之威甚深矣，然非唐君與陳君描摹深刻，又如何能夠如此呢？

我們醉翁之意，却在手這調調兒呢，市民大會的情形，和拍照的結果，因為和這「遇艷失艷記」的題目，沒有關係，所以敝虫恕不嘖嘖了，我們在南翔開了半天，等到下午六點多鐘，又搭車回滬，可是這班車的乘客，擁擠得異乎尋常，我們買的二等票子，竟輾到四等車裏去，這也沒法，不必說了，哈哈，敝虫說的豈，切倒遇着了，原來當我們排乘上車的時候，繼續在後面的，是兩個鴨屁股，她倆出落得如花如玉，怎樣的美法，敝虫也不必形容，總之，假使讀者們見了，也得稱個好字，（並不吹牛敝虫特註）她倆芳齡約摸二九，（未完）

本報

定閱本報全年二元 謹贈有價值之文
刊全份（計九期）並贈優美小說一

本報招請外埠分銷章程
本報為普及起見各埠代派均極歡迎訂條例於後
凡願代派本報者每期至少包銷十份

辦法

文藝刊一東郵資不加惟祇以一月爲限逾期取消贈品決不通融

(一)如願代派報費須請先惠
(二)郵費現作九五算惟以半分一分四分爲限餘者不收
(三)如所付之報費將盡須即惠下俾不致間斷

白臉自述

(一十)

(逍遙生)

故敝自再三懇求我的妹子代我探聽她(指初次見面的女子)的姓名、她的住址、不到三天、果然被我妹子、探聽得明明白白、據我妹子所說、「她姓陸、學名錦口、落北、轉灣、朝東、陸家牆門、便是她的住處」、敝白臉聽了我妹子的這席話、心裏快活得、勿出、便伸向袋裏摸出一隻老洋、送給妹子道、「費心你辦事勤謹、這是一些心意、請你收了罷、我的妹子見了老洋、笑咪咪的接在手裏說道、「哥哥莫非是給妹子的偵探費嗎?她說的時候、羞得我面紅耳赤、好像個老婦一般、正在這個當兒、她又說道、「哥哥陸家姊姊、生來人品又好、學問又好、性情又好、將來配給哥哥、正是一對才子佳人、哥哥、你想看看、對不對?她說的時候、對我微微的笑了一笑、飛也般的跳進去了、敝白臉聽了我妹子的閒話、句句刺心、越想越有興、越想越有趣、越想越開心、越想越能如我的願、便是我的幸福不淺了、後來想想這件事、無論如何、必須要求我的珍瓏活潑的好妹子、探探她的口氣、有沒有受茶、(舉親)於是隔了三天、又和顏悅色的對我的妹子說道、「哥哥的心事、好妹子你早知道了、拜煩你代我想辦法吧、我的妹子道、「最好請陸家姊姊到我們家裏來、就和哥哥介紹介紹了、未知哥哥可以爲對嗎?我答道、「妹子能這樣、那是再好也沒有、豈知我說了這兩句話、我的妹子忽而默不做聲了、停了一歇、她才說道「哥哥做妹子的、不是要埋怨你、想想你當初結識了多少如花如玉的婦女、到後來、你爲什麼一個個都丟掉了呢、你自己想想罪過嗎、現在要妹子……拉馬、一些也不難、只要你自己、立下一個重誓」、

我的經濟

(水壽梅)

今天早上我的朋友包君、到我家裏來、同我講到他們做教員的經濟法、我聽罷了、覺得

小神童

(士女獻瑞盛)

姨母爲余述小神童一事、頗覺興趣、因錄之於后、惟余係初次投稿、尚希讀者原諒、
朱某、年雙念、有一子、名美才、年方八齡、穎慧過人、故小神童之名、振動全鎮矣、父母皆愛若掌上明珠、一日、該童見父至隔壁鄰處、乃急取瓶至醬園內買醋而歸、奉之母前、曰、「母親可吃此矣」、其母奇而問曰、「美兒何出此語」、兒乃應聲曰、「兒嘗聞父曰、若父欲與他婦、則母必將吃醋、刻兒見父至隔壁鄰處、故兒醋已買來、母親即可吃矣」、言畢、似頗顯殷勤、而欲待其母之獎語者然、其母聞之、僅付之一笑而已、

糊裡糊塗的夫妻

(房茶)

海上各旅館。多半爲一般野鴛鴦之待合所。以故捕房監察甚嚴。每夕九時後十二時前。必有中西探員。分往調查各房間。遇有不規則之男女。則傳館主至公堂判罰。整飭風化。法固至善。友人趙君。開設口旅社於漢口路美仁里。平素對於略有懷疑之雙宿旅客。向不招待。確爲中級旅館中之顧全名譽者。夏曆五月初六夜九句三十分鐘。中西探員四五人。適循例來查。迨至口號房間。見室門緊閉。呼之不應。該西探等。恐是號房有不法之徒。立命茶房。將鎖匙由外開入。詎知室內闐寂無人。僅見帳子低垂。簾鉤亂動而已。即趨前查看究竟。則見一對陰陽性。正在製造小國民。西探操華語曰「寫意

滿床雲雨追端陽

(三) (生聊無)

她母親、同我娘、長天裏的談天、她哥哥回來、每日同我的放學時間差不多、一回來就往房裏一瞷、同她的嫂子、唧唧噥噥、不知說些什麼、總之愛情非常的濃厚、她見了也有些眼紅、所以同我格外親熱、大有一日離不得之概、我見她一舉一動、一舉一笑、無一處不受我愛憐、我娘見我倆這樣的要好、常常對她的娘說、你的女兒、將來同我的定兒結了夫婦、定是一對佳耦呢、她娘終是唯唯答應着、我聽見子快活得手舞足蹈起來、這一年我在中學畢了業、第二年我父親送我到梵皇渡大學去肄業、平日裏是寄居在校裏的、一到了星期六那一天、我是板規要回來的、這六天裏頭我是非的納悶、眼巴巴望着星期六一到、馬上似飛的一般跑回家來、同她道短說長、比久別更加親密、六天內還要通信一次、不知不覺已到了陰歷五月初三、初四兩日是禮拜、初五是端陽、於是學校裏例外放了三天假、我於初三下午就回來了、初四那一天足足和她談了一天、初五日一清早我就起來了、作過節的工作、胡亂的同她鬧了半天、吃過中飯、我娘同她娘由她陪到舞臺裏去看白蛇傳、她的哥嫂倆、早已到遊戲場去了、我因多飲了兩杯酒、連知覺多失掉了、如泥一般臥在床上、家裏頭只有一老媽子、守候着我、我父此刻在公司裏過節、尚未回來、大約同幾個朋友、還要打幾圈麻雀、但是她雖同往看戲、心中着實紀念着我、放心不下、在二老面前、不知說些什麼閒話、就回來看我、幸而舞臺甚近、也用不着車子、三脚兩步就跑到了、

空場面大觀

(三)

(篇底貨)

(着)窮人的頭只好禿了、可以省筆帽子費、剃起頭來頂好劃圓頂、倒盤漂亮、若如把頭髮、朝後梳或兩分開、又要多一筆司丹康的費用、照現在的潮流、衣裳頂好做幾身中山裝、添換幾件、那末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穿的、春天中山裝裏面添上一套夾衫褲和襯衫褲、夏天裏面襯一套短衫褲、或只用汗衫褲在裏面也可以的、秋天同春天一樣、冬天中山裝裏面可以襯一套棉衫褲和襯衫褲、頂好再做一件棉袍子穿在外面、(不必做馬褂)最好做厚暖的、並且要做得短、讓中山裝的褲腳管顯了出來、更加覺得美觀、講到鞋子、還是用雙黑漆時式皮鞋、晴天雨天都可以着、這樣一來、不知道可以省掉了多少少的寒雲算錢呢、不然、一年四季非有幾十件長短衣裳來添換、總不成樣的、但是把兩方面的場面看起來、恐怕還是中山裝來得新穎和美觀吧、(完)

新唐新話

一些些事情、
二只嘴吧起因、
三勿相信、
四(讀作死)要面子、
五龍近水台吃茶、
六個朋友幫忙、
七勿搭八講經頭、
八(讀作撥)假些面子、
九(讀作酒)飯自來回鈔、
十(讀作實)在雙方吃虧、
英大馬路外灘的銅人、昨晚人打得頭破血流、鼻青眼腫、當由紅頭黑炭送往仁濟醫院醫治云、(外灘電)

糊裡糊塗電報

(小糊塗)

今晨三時許、匯豐銀行門口的一對石獅、忽被一某姓小孩盜去、(應豐銀行電)
此間定於今日開新聞記者聯歡會、公推邵麟森林白水二君主席、(鬼門開電)
昨日下午、大馬路忽起颶風、頓將先施屋頂

